



RIBEN JINSHI SIZIWU JIAOYU YANJIU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

朱玲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IBEN JINSHI SIZIWU JIAOYU YANJIU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

朱玲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朱玲莉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971-9

I. ①日… II. ①朱… III. ①教育史—研究—日本
IV. ①G5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692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东方国家，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治新政府建立不久，时任兵库县知事、后来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在其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议书“国是纲目”中，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通晓世界各国的学问，在东京、京都、大阪建立大学，在郡与村建立小学，不论都城还是偏僻之域，要让人人沐浴知识的光辉。日本从 19 世纪 70 年代兴办近代教育起，只用了 40 年左右的时间，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并于 1907 年开始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同时，中、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实现了明治初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既定目标。

日本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斐然，不过如果将日本的教育进步完全归于明治维新的改革恐怕未必客观。历史事实证明，日本人之所以较之其他东方国家最先实现教育的现代化，除了明治政府具有开放而长远的目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法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原因之外，也与江户时代已形成良好的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大众启蒙教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本书所研究的寺子屋教育就是这种教育的主要载体，它的存在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炸的时代”。2006 年，日本的江户

东京博物馆专门举办了介绍寺子屋历史的“江户的学习——教育爆炸的时代”特别展览。江户时代，日本的教育事业已经相当发达，除了幕府办的 20 多所直辖学校，还有 200 多所各藩办的藩校——当然，这些都是培养武士子弟的学校，而从事平民子弟教育的寺子屋在日本全国如雨后春笋，达到 15500 多所。由于多种形式的学校教育存在，使日本人的识字率男性高达 45% 左右，女性在 15% 左右，有的地区如滋贺县则远远超出平均水平，高达 75%（男性为 90%，女性为 40%—50%）。2009 年，本人在参观大阪商业博物馆时，竟然见到了江户时代町人进行町官选举的选票，在惊讶于当时町人社会“民主”秩序的同时，更感叹于町人的文化水平——不识字、不会写的话，是无法完成选举这一使命的。有统计数字显示，江户时代已经有 1140 家书店，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读书的需求已经相当高了。正由于寺子屋这样的学校的普及，使江户时代日本民众的读写能力居于世界前列。

前近代的日本是身份制社会，其教育也具有强烈的身份色彩。在律令制时代，日本人仿效唐朝在中央设立大学寮，地方设国学，但是，只有贵族、官吏以及地方豪族的子弟才有入学的资格，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武士掌握了政权、建立镰仓幕府以后，由于大学寮和国学等公立教育机构衰落，寺院开始在教育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提高文化修养，许多武士家庭送子弟到寺院接受文化教育，入寺学习的子弟被称作“寺子”。寺院对儿童进行世俗教育，是中世时期日本教育的特色，也是“寺子屋”这一名称的起源。后来，随着社会对教育需求的扩大，寺子屋这种教育形式超出寺院而扩大到社会，成为从事平民基础教育的主要机构。在严格的身份制度下，平民子弟是不可能与贵族及武士子弟共学的，这种情况反倒促使寺子屋这种简单、随意、欠缺系统性的教育机构得以充分发展起来，以满足

平民的教育需要。故平民性是寺子屋教育的最大特征。虽然寺子屋在明治时代以后被近代小学所取代，但日本人至今仍然喜欢用“寺子屋”来称呼民间的教育机构。

谈到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的发达，学者们多从社会稳定、商品经济发展、官民重视教育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这些原因当然都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点即江户时代的日本不存在科举制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科举是中国的国粹，在中国存在 1300 多年，对周边一些国家曾经产生过影响。日本也曾是“科举文化圈”的一员，而且先于朝鲜与越南实行考试选官的“贡举”制度。但中国、朝鲜、越南都是在 20 世纪初期此项制度因内容与形式落后，并与时代脱节而被废除，而日本不仅没有出现科举的繁荣（如从 701 年确立贡举制度后的一百年间，比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人而已），而且随着平安时代后期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科举制度也退出日本历史舞台。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是主动放弃了科举制度。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贵族势力强大，人们重世袭，国家的官职与官厅都由特定的贵族之家世袭的承包运营，科举制也就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必要。

科举制度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功能，即考试与选官，考试是形式，选官是实质，即科举具有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的双重功能，而且教育是按照选官的标准来规范与实施的，实际上教育和考试已经沦为科举的附庸。人们为了中举做官，唯有饱读四书五经，远离社会现实，科举制下的教育使人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时文”（郑观应语），马克斯·韦伯评价这种制度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在科举制教育体系下，能够接受教育的人数实际上很少，所以旧中国的文盲率高达 80% 以上。而在无科举时代的日本，尤其是在江户时代，不存在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教育在政治方面的功利性

被大大削弱。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掌握自己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和生存能力，平民教育反而通过寺子屋教育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平民教育不是强制的，纯属自主自愿，这是寺子屋遍布全国的根本动力。所以：尽管日本没有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官，却有广大具有读写能力的劳动群众存在。江户时代幕府与各藩领主发布命令大多依靠文书的形式，各种经济活动中订立的契约也越来越多，为了能够阅读和理解上级发布的命令文书，减少因不识字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人们就得识字能写。井原西鹤（1642—1693）的小说《西鹤织留》中曾经写道：“最近，愚笨的人日渐减少。因为人们都能书写，不用特意找会写文书的人来代替，大家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江户时代前期人们都能书写可能有些夸张，但中期以后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可信的。清末很多到日本考察、访学的官员与知识分子，见到在船上、旅店做工的勤杂人员（包括女性）闲暇时间读书、看报，虽然语言不通，却能够与他们进行笔谈，无不惊诧不已。

平民子弟进寺子屋学习，无关“学而优则仕”，只是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必需的技能，实用也就成为知识的最高价值，故实用性是寺子屋教育的显著特色。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寺子屋教育始终贯穿着务实主义的倾向，“实惠”、“实用”、“实利”、“实功”等实学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深深扎根。寺子屋没有严格的校规、学制，没有升学、毕业的压力，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及将来工作的需要。一般是从习字开始，渐至阅读。要求学生能看懂“往来物”（儿童启蒙教材，从最初的书信集发展而来），能写一般书信。教学内容是教农家子弟生产及与农业相关的知识，教商人子弟能读、能写、能打算盘。即使教学内容中有很多取自儒家经典，也只是一种对教养的期待，教孩子们如何做人。

如 14 世纪中期成书的《庭训往来》最初只是武家子弟使用的启蒙教科书，在所收的 963 个词汇中，绝大多数涉及衣食住行、职业、信仰、武器、养生等方面的内容，而关于教养、文学方面的内容只有 61 个。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实用性，《庭训往来》后来也为庶民教育采纳，成为近代教科书体系成立之前最主要的教材之一。孩子们通过若干年的学习，可以基本掌握成人后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所需的必要的知识与教养。在寺子屋中，孩子们不必为背诵经书而烦恼，学习内容简单而实用，从当时渡边华山、歌川广重等画家留下的描述寺子屋的画作来看，孩子们坐在师匠（老师）周围，在白纸上按老师发给的习字摹本进行写字练习，已经完成的孩子则趁老师指导他人之机打闹嬉戏，甚至搞恶作剧，孩子天真、贪玩的天性得以充分显露。寺子屋虽然是经营性的教育机构，但不收固定的学费，只需要向师匠赠呈“束脩”及谢礼，有的地方的寺子屋学生“去师匠家时先拔萝卜”，即农家子弟用萝卜充当谢礼，说明进寺子屋学习不会对学生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

寺子屋是面对平民子弟开设的初等教育设施，因此，不会对师匠的水平有过高的要求，僧侣、神官、医生、武士、商人、村吏，哪个阶层的人都有，这也是寺子屋教育得以广泛发展的原因。师匠在学生中具有很高的权威，作为寺子屋教科书的《童子教》中有“弟子去七尺，师影不可踏”的教训，说明了师匠在学生中的地位。一朝进入寺子屋，往往与师匠形成终身的师生关系，寺子报答师恩的传统方式是为师匠建立笔子塚（寺子屋的学生也叫笔子），即在师匠去世时，由学生集资给师匠修墓。仅在千叶县，就有 3300 多座笔子塚。很多地方笔子塚的墓碑都采用毛笔笔尖的形状，以此表达对师匠的怀念和敬意。过去，我国曾长期流行“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说明教师曾经不

是受人们尊敬的职业。相比之下，令人不胜感慨。

2009年，朱玲莉以《日本寺子屋教育研究》一文，获得了南开大学博士学位，本书即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付梓出版。这部书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日本寺子屋教育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有益的探讨，阐述了寺子屋教育与近代日本教育发展的内在关系。对此书的阅读，不仅有助于认识日本教育的现代化，也可以加深对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的了解。尤其是江戸时代寺子屋教育在儿童启蒙教育的方法、理念上很值得借鉴，这是本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基于作者的多年努力本书得以出版，在谨表祝贺的同时，愿作者再接再厉，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取得新的成果。

李 卓

目 录

前言	(1)
一 寺子屋概念的源流及其界定	(1)
二 寺子屋教育研究的概况	(5)
三 寺子屋教育研究的意义	(13)
四 创新与不足	(17)
第一章 寺子屋教育的历史概观	(21)
第一节 中世纪寺院教育:寺子屋教育的前身	(21)
一 寺院教育的兴起	(22)
二 寺院教育的内容	(25)
第二节 近世寺子屋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	(28)
一 寺子屋教育的政治基础	(28)
二 寺子屋教育的经济基础	(37)
三 寺子屋教育的文化基础	(43)
第三节 寺子屋教育的兴起、发展和繁荣	(46)
一 寺子屋教育的兴起	(47)
二 寺子屋教育的发展	(48)

三	寺子屋教育的繁荣	(51)
四	寺子屋教育发展的特征	(54)
第二章	寺子屋的师匠与经营	(62)
第一节	寺子屋师匠的身份	(62)
一	平民师匠	(64)
二	武士师匠	(68)
三	僧侣师匠和神官师匠	(72)
四	医生师匠等	(75)
五	女师匠	(77)
第二节	寺子屋师匠的素质及师生关系	(83)
一	道德素质	(83)
二	文化素质	(86)
三	师生关系	(88)
第三节	寺子屋的经营	(94)
一	寺子屋的办学方式	(95)
二	寺子屋的经费来源	(97)
三	寺子屋的学费价格	(104)
第三章	寺子屋的寺子	(112)
第一节	寺子的基本状况	(112)
一	近世儿童教育观	(112)
二	寺子就学情况	(116)
第二节	寺子屋中的女寺子	(124)
一	近世以前的女子教育	(125)
二	江户时期庶民女子教育的发展	(126)
三	寺子屋中的女子教育	(131)

第四章 寺子屋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143)
第一节 寺子屋的教学内容	(143)
一 基础教学——习字、阅读和算术	(143)
二 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	(152)
三 德育知识	(154)
第二节 寺子屋的教材——往来物	(158)
一 往来物的由来	(158)
二 往来物的种类	(160)
三 往来物的主要功能	(165)
第三节 寺子屋教学方法和学习形式	(169)
一 寺子屋的教育方法	(169)
二 寺子屋的课程设置	(179)
三 寺子屋的授课形式	(184)
四 寺子屋的课外活动	(188)
第五章 寺子屋教育的典型分析	(198)
第一节 埼玉郡寺子屋“玉松堂”	(198)
一 就学情况	(199)
二 经营方式	(205)
三 教育方法	(210)
第二节 伊势国的“寿砚堂”	(215)
一 “寿砚堂”的基本概况	(215)
二 “寿砚堂”入门者的生活和生涯	(219)
结语	(226)
第一节 寺子屋教育的特征	(226)

第二节 寺子屋教育在日本教育史上的意义·····	(231)
参考文献·····	(244)
中文文献·····	(244)
日文文献·····	(247)
后记·····	(256)

表格目录

表 1.1	各藩对寺子屋教育的政策	(36)
表 1.2	江户时代以前至江户时代前期寺子屋年均 开业数量	(47)
表 1.3	江户时代中期寺子屋年均开业数量	(50)
表 1.4	江户时代后期寺子屋年均开业数量	(52)
表 1.5	18—19 世纪日本各地区寺子屋开业状况	(55)
表 1.6	江户时代寺子屋就学率位于前十位地区	(56)
表 1.7	江户时代寺子屋就学率位于后十位地区	(58)
表 2.1	寺子屋师匠身份地域统计表	(63)
表 2.2	埼玉县寺子屋经营者身份表	(65)
表 2.3	埼玉县庶民身份师匠情况表	(65)
表 2.4	江户地区寺子屋经营者的身份调查表	(69)
表 2.5	弘前地区寺子屋经营者的身份调查表	(70)
表 2.6	东京府内女教师的在学年限及人数	(79)
表 2.7	东京府内女教师的年龄	(79)
表 2.8	寺子屋师匠人品调查表	(86)
表 2.9	毕业后的寺子与师匠的关系	(90)
表 2.10	江户时期束脩种类表	(98)
表 2.11	江户时代寺子屋谢礼一览表	(100)

表 2.12	栃木县 1855—1869 年谢礼的统计表	(104)
表 2.13	门平家庆应二年(1866)的日常生活支出	(108)
表 3.1	庶民、武士和僧侣寺子屋男女寺子平均人数	(117)
表 3.2	寺子屋寺子人数统计表	(119)
表 3.3	儿童不上学和辍学的理由	(121)
表 3.4	男女寺子入学年龄	(123)
表 3.5	1854—1860 年江户府 15 区寺子屋女子就学情况	(133)
表 3.6	1854—1860 年江户 6 郡寺子屋女子就学情况	(134)
表 3.7	江户时代女子用往来物的刊行表	(138)
表 4.1	近世往来物数量一览表	(161)
表 4.2	各时代寺子屋教育课程状况表	(181)
表 5.1	1857—1871 年“玉松堂”入学者人数表	(200)
表 5.2	1857—1871 年“玉松堂”毕业者人数表	(203)
表 5.3	安政四年(1857)“玉松堂”寺子们的束脩	(207)
表 5.4	“寿砚堂”三个时期入门者统计表	(216)
表 5.5	“寿砚堂”外出奉公寺子比例表	(219)
表(结)	明治年间寺子屋开业、停业数量表	(238)

前 言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教育成为新生一代人的成长和社会生活的继承、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这些历史遗产要被新一代人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某些特征。”^①同时，教育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它受到各民族、各地区不同文化的制约和影响。要彻底了解一个民族和国家，有必要对各国的文化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

日本的寺子屋教育起源于中世纪，普及于江户时代，大部分寺子屋在明治时代被改组成为近代小学校。寺子屋作为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在传承文化、培养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当时的幕直辖学校、诸藩校等武士教育机构以及私塾、乡学等庶民教育机构同时并存，成为江户时代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和教育普及的主要形式。

一 寺子屋概念的源流及其界定

寺子屋主要是由庶民开设，以招收庶民子女进行读书、写字、珠算等的初级教育。作为庶民教育机构的寺子屋，最早出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于室町时代中期的文明年间（1469—1487）。到江户时代的享保年间（1716—1736），寺子屋数量开始增多，逐渐得到普及。由于寺子屋教育脱胎于寺院教育，因此，其名称沿袭了中世纪寺院世俗教育的称法——“寺子屋”。

“寺子屋”是“寺子”和“屋”的合成词。“寺子”一词最早出现在元禄八年（1695）笹山梅庵纂写的《寺子教诲之式目》中。该书记载了当时寺子的情况：“寺子们十分体谅师匠和父母之心。寺子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和服前后对齐，认真系好腰带，注意牙齿白净。”^①此后，“寺子”一词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以“寺子”为标题的教材也开始问世，如正德四年（1714）刊行的《寺子往来》、享保十四年（1729）刊行的《寺子宝鑑》、宽延四年（1751）刊行的《寺子节用宝鑑》、安永五年（1776）刊行的《寺子重宝记》等。与此同时，在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也频频出现“寺子”一词。例如，净琉璃作家竹田出云（1691—1756）在延享三年（1746）刊行的《菅原传授手习鑑》中就使用了“寺子”一词：“因为寺子人数众多，是这位，还是那位，在回家的途中一边掰手指一边琢磨。”在江户时代戏剧作家式亭三马（1776—1822）的《浮世風呂》（1809—1813年刊行）中用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寺子们放学后在澡堂里淘气顽皮的场景。

除“寺子”之外，还有“手习子”和“笔子”等称谓。江户时代，有许多文人对寺子屋进行了描述。江户时代改革派新官僚新井白石（1657—1725）在追述庶民教育时写道：“习字（てならい）的转义为寺居（てらい），系指在寺院中学习书写。古昔

^① 笹山梅庵：《寺子教诲之式目》。转引自石川谦：《寺子屋》，至文堂1966年版，第67页。